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藝術教育：我們的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鑑的呢？

貝納·達哈斯

教授

巴黎第一萬神殿——索邦大學

E-mail: Bernard.Darras@univ-paris1.fr

摘要

面對著迫使人類面臨自我生存的全球變化，教育體制和藝術教育必須加以重新審視。近來的制度評鑑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此篇批判性的文章提供了其它評鑑的可能性，以避免錯誤的途徑並且使教育更好地去適應當代的挑戰。本文澄清了關於藝術概念的術語，進而解決有關生活藝術方面的教育、社會區別與象徵性暴力的挑戰，以及創造性的幻想和教育領域的現實評鑑問題。

關鍵字：藝術、創造力、評鑑、全球變化、幻想、自由主義的、休閒娛樂 *otium*（拉丁字源）、休閒活動 *scholè*（希臘字源）、象徵性暴力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綜合轉變及評價

看來我們現今正面臨著一個教育系統任務分配的轉折點。不可否認人類所積累的關於文化遺產的知識、生態的、社會的、文化的和經濟的需要，迫使人們不要去複製那些似乎引導人類走上絕路的傳統和習慣。

爲了準備以及預測未來的變化，每個人不僅必須能夠學習去改變其信仰和習慣，大多數人還必須能夠尋求並提出新的解決辦法。不論集體或個體，這些解決方案必須是更合乎時宜且既持久又有彈性。這種因應變化的才能是一種所謂創造性的生活能力，而且似乎絕大多數的人都具備之。

在這個必要的轉變方面，一種良好的管理是審查所有系統目前執行的情況，以及評鑑全球和地方與新挑戰間的適當關係，然後當它們對新的挑戰不利時就應該選擇捨棄，以及選擇哪些應該得到維護、改善進而構思和發明。爲了執行這樣一種任務，評鑑便是一個先決條件，其中包括了在這種方法從未被應用的領域。

正是在充斥於整個地球以及所有領域的緊迫背景下，評鑑和分類的工具得以發展和臻於完善。雖然它們可能會揚棄或偏離其預定用途，然而當創造一個準備好適應和改變的環境之際，這些工具便可以讓我們預見某些風險。但毫無疑問地，這種在評價和變化中的趨勢也可用於政策和戰略目的，用來促進系統之間和人類之間的競爭。往往這種片面的鬥爭提升了不平等和不公正性，造成焦慮的攀升以及保護主義，同時有助於增進工業的生產和完善。讓我們永遠銘記種種積極和消極的媒介，以便避免天真地聽任一個受掌握的和更公平的未來的幻景。

遺產和創造性

學校一直是評量學習成果的中心，鼓勵使用迄今仍保留給學生的校內工具已經行之有年。因此地方、國內甚至於國際的評價與排名得以蓬勃發展，旨在促進選擇最有績效的學術機構（例如，世界大學的學術排名），而且還要在不同的教育體制間建立一種競爭或仿效（例如，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¹的國際學

¹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生評量方案 the OECD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或稱 PISA)

在針對變化的評鑑和籌備工作方面，法國政府組織了一次關於藝術和文化教育影響力評鑑的國際研討會（巴黎，龐畢度中心，2007年1月）。作為此盛會的學術委員會成員以及若干圓桌會議討論和辯論的主持人，我具有優先的立場來觀察這個學術活動。

雖然本人對於此研討會創辦所抱持的系統性和認識論觀點，比起那些被主辦者採用的提案更為激進，我仍然同意參與大會所有學術發展階段。在籌備專題討論會之際，學術委員會已經同意希望避免藝術教育的擁護者自滿自足的做法，並且拒絕沉溺於長期不滿的感嘆之中。同樣地，委員會已多次重申該評鑑的問題癥結在於藝術教育的展現，而不是針對學生的表現。儘管有這些預防措施和警告，學術委員會仍不得不婉拒大多數參與討論的建議，因為他們仍隸屬於這三種看法的範疇。間接的觀察顯示出這種類型的論述是根深蒂固的。幸運的是我們能夠吸引那些真正關注藝術和文化教育影響力的學術性評鑑的研究人員。

在專題研討會上，有趣的是發現幾乎所有研究者都覺得理應讚揚藝術經驗所被賦予的想像的價值以及其無法表達、難以形容和不可估量的詩意層面。這種態度可能產生於文化的良好意願，要求大家不要詆毀藝術，而且也肇因於科學地去理解那些被視為難以捉摸的事物的困難度。

儘管有這些被採取的預防措施和賦予在藝術教育各種優點上的榮譽，然而，所提出的量化或質化研究尚未能以決定性及令人信服的方式證明藝術教育的積極影響。因為沒有經濟學家或社會經濟學家提出他/她的研究，所以是不可能評鑑學校藝術教育對於公民的文化實踐和優先選擇的影響力，畢竟它們是根據其社會階級或教育程度而定。這些資料數據的確可供廣泛地使用，但無法真正幫助我們去發現對於藝術和文化的興趣是在家庭環境之外何處被形塑培養的。同樣地，也沒有研究設法凸顯強制性的藝術教育和增進個人福祉的因果關係。

至多我們可能確定優質的藝術教育有助於改善學生的自尊，而且課堂上進行的藝術創作對其他學科的學習或行為產生了輕微的正面影響。但是，誠如法蘭斯·勞斯契爾 (France Rauscher) 所提出關於音樂教育方面的例子，它對

於學習其它學科具有與一堂精神管理課程或資訊科技課程同樣多的影響力 (Rauscher, 2007)。然而種種積極成果似乎沒有真正有利於捍衛這些學科在學校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研究並沒有提出在某些學校或校外所實施的密集藝術教學。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在等待更美好的日子來臨之際，似乎可因此寬慰地聲稱傳統的評價方法並不十分適合於教育領域，這也許是事實；然而藝術教育的影響可能需要尋求於校外機構，這或許也是事實（例如 O'Farrell, 2007）。就我而言，我驚訝地發現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特別是來自於英美世界的）並沒有為了這些不太相關以及不利的資訊而感到失望。

然而，我研究的假設得到了證實。誠如我將試圖表明的，提出的研究似乎沒有對挑戰或對真正與評鑑相關的事物採取正確適當的距離。

迅速回顧

讓我們更精確地研究視覺藝術領域並探討使用了“藝術”一詞所造成的問題。由於拉丁世界和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間對藝術概念的語義差異，我們認為有必要揭示這個敏感觀點。

原來的拉丁詞源被用來作為相當於希臘概念中的“技藝 (tecknè)”一詞，用以命名某些類型的人類產物。在古希臘社會中，其多種社會階級是公開顯示的，“技藝”的價值取決於製造者的社會出身。這就是為什麼自由人和尤其貴族自由地從事某些“藝術 (tecknai)”，然而同時也有以機械化方式生產以換取工資的服務員工。我們稍後再回到關於自由藝術和奴役藝術彼此對立的影響。（有關本主題的詳細資料請參閱：Darras, 2009）

在法文中，當涉及到文化，“藝術”的詞彙是指幾乎完全自由的做法，其在整個歐洲地中海的歷史中指的是精英才有資格從事的活動，然後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指的是某些畫家和雕塑家的實踐。這個詞彙與德文的“藝術 (Kunst)”相符。今日的藝術教育主要集中在所謂的學術的或主要的藝術以及正統的文化，而對應用藝術、手工藝和其它所有在文化創意產業的變體僅略為涉及。這種劃分方式被所有拉丁文化廣泛認同。相比之下，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則更好地保持兩種古代模式的活躍。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因此，是依情況背景來決定是否用“藝術”一詞來指涉自由主義的藝術或者其它含義。有“藝術的”藝術：在博物館中的美術，但任何視覺產物皆可被視為屬於“藝術”的範疇。定名為諸如街頭藝術、兒童藝術、大眾藝術等等，皆是盎格魯撒克遜詞彙中為人接受的說法，然而這些名稱對早已支持自由的、學術和主流的藝術概念的文化圈是有問題爭議的。對於盎格魯撒克遜人而言，“藝術”的概念指的是一個創作的地方、所使用的技術或指生產者的類型；而對拉丁體系而言，當引進邊緣的或不具成為藝術作品意願（“藝術意志(Kunstwollen)”）的產物到自由主義的世界中，“藝術”一詞的使用便會產生疑問，這就需要延伸範疇和關於這種延展可能性的辯論。總之，在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中，此用語是開放的並可視情況背景而定；而在拉丁世界中，它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學術性的藝術脈絡。事實上，許多概念彼此之間的傳播已經修改了這些範疇。所謂“藝術”一詞被認為是一個積極的附加價值，而且今日每個人往往會表達生產的意願。

但是這種法國概念的藝術的教育並不涵蓋藝術教育的觀念。因此，目標和方案皆有顯著地不同²。

然而我們可能會認為在“藝術與文化教育”的命名中，最近增加的“文化的”一詞宣告了藝術的霸權作用的調整和民主的進步。

當十九世紀歐洲教育體系的普及化獲得發展之際，為了滿足民主訴求以及為了符合工業革命必要資格而培訓和管理員工的需要，教育的世界面臨著許多抉擇。首先，以精英的貴族化生活藝術（*Scholé & Otium*）的教育為形式，延伸至自由主義教育的實踐；其次，技術和溝通能力的發展回應了產業和新興大眾社會的需求。自由形式的休閒娛樂已逐步地自我強化而且積極地形成現今正在被評鑑的藝術教育（關於這個主題，請參閱 Darras,2006）。

誠如您們所見，我們認為凡事今天應當被評鑑的是派生自當時的選擇甚而來自當下的選擇，倘若繼續下去還將有由未來選擇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我們認為根本的問題必須得到妥善解決，我們才能得知是否我們正在評價的正是必須進行評鑑的。更具體地來說問題是：藉由自由藝術教育所傳播的內容和價值觀是否仍然適應於當今社會以及它們必須扮演的角色？

² 關於「藝術和工藝」一詞，在某種程度上英國人曾介於這兩種方法之間。

因此，問題可以擬定如下：依照其起源和其綱領所定義的，學校的藝術教育仍然因應當代社會的需求和緊迫性嗎？自由藝術教育仍然在普通教育系統中占有一席之地嗎？更具體來說，這種自由藝術教育對於在普通教育體系中所有的或對大多數而言具有其地位嗎？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讓我們來考量針對這些問題的四個不同觀點

1. 為生活的藝術做好準備：休閒娛樂 (schol 和 otium)

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傳統中，年輕市民的自由主義教育著重於發展一種生活的藝術。學術的與講究的“閒暇活動 (loisirs)”是針對年輕貴族融入我們今日所謂的一種整體的藝術和審美教育所準備的，其旨在全面豐富精神性和建立優質的社會關係。這些關係存在於體育、詩歌和音樂比賽，並且也存在於宴會和專題討論會中。(Bertelli, Malnati, & Montevicchi, 2008) 希臘文的“Scholè” (學校 School)和羅馬的“otium” (休閒 Leisure) 是我們教育機構和現代娛樂的前身。其堅定的貴族課程符合社會所劃分的截然不同的階級，而在社會階級中奴隸被施以絕大部分的制約因素和艱鉅的任務。我們不要忘記了希臘的民主是一個保留給特權階級的社會和文化環境。

到目前為止，這種教育模式被大多數歐洲的統治階級所採用，在十九世紀，這種模式已經極大地鼓舞了小學和中學教育的首次普及化，為了滿足社會和民主思想高漲的需要以及提高水準的要求，以便因應歐洲和其宗主國政策的工業發展資格的訴求。

在這個取得成功進展的時代，擴展和推廣社會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和生活模式到其它人口階層的過程有任何意義嗎？是的，顯然這對於來自保有這種生活方式的社會背景下的學生有意義，並且對於透過社會攀升將自己提升到這種生活模式的人也有意義（關於這個主題，請參閱 Stankiewicz, 2007 和 Darras, 2007）。當時，最貧窮的學生很少有機會進入更高水平的教育。因此，該體系社會性地保持一貫性，直到小學和中學教育的普及化遍布所有社會階層。

這種已逐漸設立在學校的文學、詩歌、音樂和視覺藝術教育的模式在今日仍然合乎時宜嗎？這便是我們感到急需解決的問題。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若如同我們爭論的，這種藝術教育類型的使命是為大多數加入貴族階級優越講究的生活方式和其文化形式做好準備：知識份子 (*intelligentsia*)，我們能輕易地預測到這種教育的結果和成效：該系統正壯烈地走向失敗。那些期望多一點藝術和技術啓蒙的人失敗了，而那些永不進入這種生活方式的人也失敗了。在這兩種情況下，不僅失敗了而且同時還造成了不滿、抵抗和象徵性暴力。然而，我們將會重回這個話題。

另一方面，如果考慮到文化教育的社會目的仍然是針對優質休閒活動的發展，其旨在型塑自由男女成為資訊豐富和具判斷力的消費者，以及在其自由時間裡活躍的參與者，那麼從此便有可能立即辨識出哪些是適合這些目標的教學實踐，而哪些則是不再合乎時宜的。事實上，許多教師已經相應地調整了其課程和計劃。超現代的“*otium*（休閒娛樂）”教育將包括發展評鑑、判斷、批評、辯論、理解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發展視聽與當代數位文化的應用能力（如電影、遊戲、社會網絡、漫畫等等），構成了我們當代閒暇時休閒活動的核心，這些休閒活動被所有的年輕人甚至他們的父母廣泛地實踐。

如此，連接到古代的 *Scholè* 和 *Otium*，沒有人會對閒暇時間的教育之合法性有爭議，這將建構一個“文化的和藝術的”教育（關於此主題請參見亞蘭·凱爾藍 *Alain Kerlan* 的相關論文）。在這個新的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應賦予藝術和學術的遺產，其應被視為符合社會和文化動力的複雜性，社會和文化動力創造了它，而它也有助於豐富對方。這便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史課程在其中已經做到的，即批判和重新確定藝術史的意識形態和霸權基礎。

2. 社會區別和象徵性暴力

沒有削減休閒活動 (*otium*) 所帶來的智力、精神和享樂主義的提升，第二個觀點還考量到發生在其中的象徵性的權力鬥爭。如果我們認為藝術教育藉由提供學術知識及幫助他們鍛煉出敏銳的判斷工具，有助於青年人（精英）為社會區隔的遊戲規則做好準備，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在學校框架中專屬於這類教育的時間和資源相較於家庭背景的發展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這種差異如此之大以至於恫嚇了想藉由學校來彌補家庭文化的“缺點”的任何計劃。雖顯然會有例外，但這些例外是邊緣化的且必須加以精確評鑑的。

另一方面，很顯然這種加速文化升級的企圖，在所有學生身上產生了象徵性的暴力，他們既不能社會性或象徵性地進入“合理性”文化的實踐也無法受益於精英的文化資本。他們對藝術教育興趣的缺乏鏈接到這個文化資本上，顯示出他們遭受比抗拒文化殖民化進程時更多的象徵性暴力，這不僅出於強迫而且徒勞無功。

這種既受到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和皮耶·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理論且也受到英國文化研究啟發的社會學觀點應該透過一種評鑑過程加以檢驗。人們可以因此衡量這種模式的藝術教育所造成的社會及個人的獲得與損失。它為培養教育做出什麼貢獻？精英的文化價值如何滲透到所有環境之中？它們對來自於不同社會階層的年輕人的文化習俗以及之後在其成年後的作為上產生什麼影響？有多少學生能夠提高自己的文化資本和更輕易地進入上層階級的社會活動？

相反地，有多少學生被不能彌補的文化差異所打擊甚至於侮辱？有多少象徵性暴力的受害者是由該模式的藝術教育所造成的？有多少教師被託付給他們的不可能任務弄得筋疲力竭？其中有多少教師為了適應他們所任教學校的社會和文化環境而最終修改了藝術教育課程？而都是些什麼課程？等等。

3. 藝術創造性的論點

正如我們在本文開頭所聲明的，為了順應新的全球性挑戰，年輕人的教育中必須賦予創造性過程一個重要角色。自從西方現代主義開始，多元的學術藝術領域已經成功地鞏固了創造力是創作藝術品時一個重要面向的概念。在“前衛 (Avant-Garde)”的旗幟下，部分藝術世界已經展開了其形式、價值觀、標準和其機制的重大變化。新奇的觀念曾推動了讓工業革命和新興的消費社會也進入了藝術世界。有些藝術運動人士甚至聲稱引導了社會變革，然而除了“批判性的”文化精英的宣傳策劃之外，很顯然地，在渺小藝術世界中的變化並沒有達到所預期的整體影響，而藝術“革命”一般仍然侷限在自己的世界裡。

有時候，藝術革命會刻意疏遠那個抵制其烏托邦及其要求的世界。相比之下，文化和創意產業，如電影與廣播、音樂、設計、時裝和今日的多媒體，則真正地伴隨著二十世紀重大的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它們藉由提供具有豐富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內容的技術而真正地促成了變化。除了博物館的發展，藝術領域——包括當代藝術——有這樣的影響力嗎？

藝術教育的影響評鑑可以把重點放在評鑑媒介機構上，藝術世界必須發展其內容、歷史、價值、標準、“優勢”，和尤其是其創造力到教育上，當面臨著同樣的論點，其中包括媒體文化 (media culture) 中發展的創造力(關於這個主題，請參閱 Maigret & Macé, 2005)。藝術教育如何達到優先與增值這些產品以及強加藝術作品是創造力最高形式的信念？這種競爭在學生身上體現了什麼影響？他們的日常文化是否會以豐富的、批評的和質疑的投入角度來考量？

是學術文化的審美標準強加於其品味的判斷，亦或是相反的？性別、“種族”、階級、年齡等變項帶來什麼影響？如果在一個具創造性的職業中工作是大部分年輕人的夢想，那麼是當代藝術家或是創意產業的參與者啟發著他們嗎？學校的藝術教育會讓人想成為藝術家嗎？如果是的話，是哪種類型的藝術家？這些問題仍有待問及，而且我們也期待著這些問題答案。

最後，大量的研究應首先針對個人和集體的創造力。創造力是一種能力、稟賦、個人潛力或社會結構？它結合了個人的能力和社會建構嗎？在這兩種情況下，這種“能力”是均分給所有的人，如果情況並非如此，學校系統將在“創造性”和“非創造性”間產生新的區隔嗎？如何才能激發創造力以及彌補其缺失呢？我們應該如同探討多元類型的智能一般來談論創造性或創意嗎？如果是的話，什麼“創意的”活動是與激發或彌補創意最相關的呢？

4. 教育現實

第四個觀點涉及發生在藝術教育中的教育現實、權力鬥爭、衝突以及抵抗的研究。比如在法國，對於“所有藝術”一直存有一個內部阻力，並且自十九世紀以來，特別是自二十世紀 1970 年代起，許多教育工作者試圖延伸“藝術的”層面至一般的視覺文化和至特定的“附屬（次）”文化，例如漫畫或大眾媒體。

在視覺藝術教育的領域中，內部衝突往往在教師自己的班上獲得解決，因此，不僅關注藝術領域，當“視覺”的概念是向所有視覺文化和向與代表性政策有關的問題開放之際，也重視曾受限於形式世界的“造型”範疇。

然而，絕大多數在藝術教育中的教師不能憑藉藝術世界來從根本上質疑視覺教育的工具化。他們的研究和信念鼓勵他們優先考慮文化產物與尊重藝術領域專家所倡導的合理性。事實是許多教師都面臨著介於課程所要求的任務與他們實現自我的現實之間的主要差異。雖然他們會發明和即興創造不同的解決辦法，但大多數的時間他們則陷入悖論、矛盾和“雙重約束”之中。

爲了彼此協助在目標和現實之間的不和諧中生存，所有這些成功的和失敗嘗試的評鑑都會得到贊同。因爲這些評價的結果將使我們得以檢閱實際教學實踐及其演變，同時得以鑒別最危險的和那些最具希望的情況。

從她的意見和爲國際教科文組織³ (UNESCO) 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安妮·班福德表明教育質量低落的教學課程弊大於利「大體說來，這意味著在整體意義上兒童所接受的所有藝術和文化教育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很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使他們失去了創造性、信心不足、不太富有想像力、減少了對學校的期待等」(Bamford, 2007, p.26)。

結論

正如我們試圖在四個宏觀、中觀和微觀的評鑑研究項目中證明的，評鑑教育系統以及所有學科的影響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藝術和文化教育的評鑑超越任何合法性的風險並且捍衛著現行制度。二十一世紀教育所面臨的挑戰是它們要求我們重新審視和修改最初的指示，而在這方面一向具有爭議性且其影響力一直非常有限。

評鑑教育措施的根源使我們得以維護可行的而摒棄行不通的。但是，對於一個深入的變革，我們必須有勇氣修正我們最初的選擇，以避免重複過去的錯誤和永久保存已經過時的行爲。

這個重大變化會是烏托邦嗎？然而毫無疑問一切都取決於人類在未來幾十年將面臨的挑戰的重要性，並且也取決於我們所建議的研究項目的成果和詮釋。但很可能存在於一個受保護和復興環境中的生活藝術教育正逐漸成爲教育體系的主要目標。而我相信該運動已經開始了。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³ 國際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生態學的 *scholé* 和 *otium*⁴將可能是學校和人類的未來。

中文版翻譯 孫維瑄 Wei-Shiuan Sun

⁴ 中文譯者孫維瑄注釋：古代統治階級的活動分為兩個主要階段，一個為從事商業和戰爭的時段；另一方面是其它從事智力和享樂主義的閒暇自由時間，希臘人稱之為 *scholé* 而拉丁人稱之為 *otium*。兩者概念雖不盡相同，但它們都是基於同樣原則：是時間和空間的複合物與智力、冥想和娛樂經驗的象徵體系，也是為了在閒暇時間發展身心的實踐。根據這種休閒時間的概念，唯有自由能容許自由人為生活中重要的事物奉獻，即培養智慧以及投入沉思諸如此類能關注自我的心智活動。如此得以忘記瑣事，並達到真正的快樂。*Scholè* 和 *Otium* 既不是無所事事的階段，也非娛樂的機會，而是致力於思考的時刻，與我們今日所理解的娛樂休閒有所區隔，並且應更接近冥想的觀念。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參考文獻

- Bamford, A. (2006). *The Wow Factor. Global Research Compendium on the Impact of the arts in education*. Berlin: Waxmann Munster.
- Bamford, A. (2007). Measuring the impact: Research into Arts and cultural education. In A. Seban, (Ed.),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art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pp. 21-29).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Centre Pompidou.
- Bertelli, C., Malnati, L., & Montevicchi, G. (2008). *Otium. L'Arte di vivere Nelle Roman Domus di età imperiale*. Milano: Skira.
- Darras, B. (2006). *De l'éducation artistique à l'éducation culturelle (From Art education to Cultural education)*. UNESCO Conférence Mondiale sur l'Education Artistique (UNESCO World Conference on Art Education) Retrieved March 20, 2007, from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fr/ev.php-URL_ID=29289&URL_DO=DO_Z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 Darras, B. (2007). Capitalizing Art Education: Mapp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Liora Bresler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Arts Education. Part 1* (pp. 31-34). Dordrecht: Springer.
- Darras, B. (2009). *Crisis in Western art and culture education*. Hunan: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 Maigret, E. & Macé, E. (2005). *Penser les médiacultures*. Paris: Armand Colin and INA.
- O'Farrell, L. (2007).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Arts education: Posing pertinent questions, employing suitable tools. In A. Seban, (Ed.),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art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pp. 35-41).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Centre Pompidou.
- Rauscher, F. H. (2007).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music instruction on cognition. In A. Seban, (Ed.),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art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藝術教育：我們的
方向對嗎？
什麼是必須加以評
鑑的呢？

Symposium (pp. 303-310).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Centre Pompidou.

Stankiewicz, M. A. (2007). Capitalizing Art Education: Mapp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Liora Bresler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Arts Education. Part 1*(pp. 7-30). Dordrecht: Springer.